

二〇二六年一月廿三日（星期五）

海韻文藝副刊

Chinese Commercial News

January 23 2026 Friday Page30

征稿：**海韻文藝副刊**歡迎惠稿，舉凡短篇小說、散文、現代詩歌、古典詩詞、曲藝雜談、文學及詩歌評論與鑒賞，均所歡迎。因篇幅關係，文長勿超過千五字，詩（每首）以五十行之內為宜。

投稿郵箱：shangbaohaiyun@sina.com shangbaohaiyun@sina.cn fax:63-2-2411549 敬請投稿者寫明真實姓名以及詳細地址，聯絡電話。

去山裡放空自己

譚水艷

我的小姐妹開著車在山路上七拐八繞，我們撲進了山裡，城市的繁華和喧鬧都被甩在了身後，暫時脫離了我的思緒範圍。

她說，知道我喜歡書畫，她記得這山的深處有一個很不錯的書畫展，她想帶我來看看。

我有點詫異，誰會把書畫展開在深山之處？山高路深的，又有多少人會知道有這麼一個展覽，並且前來觀看呢？這是一個人煙稀少的地方，一路上少有村莊，偶然有，也只是幾戶人家而已。

但是路卻修得平整結實，沿路也偶有綠油油的蔬菜向著路的方向延伸，就好像指引著我們前行。路回峰轉第N次後，前面豁然開朗，出現了一道關卡。工作人員讓我們掃碼以後簽署了防火協議，這才放行讓我們進去。

沿路山林茂密，一條小河依路前行，可惜河水已經乾涸，還有一些遊樂設施閒置在一旁。小姐妹開著車一路向前衝，到達了她記憶中的那個地方。

當我們下車跟著她一路狂奔，到達她說的那個地方時，我只看到了一個「XX書畫展覽廳」的牌子懸掛在門口，還有緊鎖的展廳大門。書畫展覽已經結束。這個時節，四周空蕩蕩的，連一個工作人員都沒有。

雖然沒看到書畫展，我的興致卻不減。我慢慢打量起四周來。展廳的坡下有一個大平台，平台靠山的一邊，兩棵參天古樹傲然挺立卻不失優雅。秋風吹黃了樹葉，陽光透過葉的間隙

射向地面，形成道道金光。

展廳對面的山上，一片整齊碧綠的茶園吸引了我。山我見過不少，這麼整齊乾淨的山還是第一次見到。茶園中間的山谷像一個寶座，一行透滿靈性的大字端坐其上：「長風沙花溪茶谷」。

我有點失神。這個名字很熟悉，曾經被朋友圈和文旅平臺傳播過，我也一直想來看看，卻因為各種原因沒有成行。沒曾想，今日竟然誤打誤撞，夢想成真了。我們來的季節不是旅遊時節，各種旅遊項目都取消了，工作人員也差不多撤走了。山上只有三兩行人，完全不像旅遊之地，倒像是世外隱居之所，只見居所不見人。

於我而言，山林像是我的歸屬，就好像我本就應該是山林裡的人。入山，便是如魚得水，回歸了自然。而這安靜又帶著點煙火痕跡的地方，讓我既滿足又自在。我突然覺得，整座山都屬於我了。我的腳步開始飄起來，我在山林之中的路上，張開雙臂，開始旋轉起來。

我開心的合攏雙手，當成喇叭扣在嘴邊，對著山頂大叫著釋放著心中的壓抑情緒。小姐妹是懂我的，她說：聲音太小了！於是，我仰著脖子，對著大山，用盡全力，向著山的每個方向叫了一圈。

「啊——啊——」當我把心底的鬱結都放空出來，突然覺得，自己獲得了重生。我好像從大自然中獲取了一股力量，這股力量足以讓我能應對當前的各種困難。不管是家庭還是事業、感情還是意外。讓暴風雨都過來吧，我一定會一一接住，並化解他們！

托舉燈火的手

李禹彤

元旦的商場，是一座用光影與甜香堆砌的迷宮。我牽著女兒的手，隨人潮漫過自動扶梯。四周是簇新的春裝，是喧騰的折扣海報，是孩子們手中搖搖晃晃的氣球，把節日的歡喜高高地繫在半空。

我們行至二樓電玩區，女兒在抓娃娃機前踮著腳尖歡呼，我們共同擺著搖桿，屏息凝神，終於將一隻雪白的小羊玩偶攬入懷中。絨毛蹭過指尖的剎那，女兒清脆的笑聲撞碎了商場的白噪音。後來，我們又擠到彩票櫃檯前，刮刀刮開彩票銀色覆



膜時，空氣彷彿凝固，那是我們對彩票最微小也最赤誠的期許。當然，每個月我和女兒還做了一些樂捐。

然而，這片歡騰的聲浪裡，我掌心的手機微微發燙。屏幕上，幾分鐘前給母親撥去的通話記錄還在。電話那頭，沒有薩克斯風的悠揚，只有規律、單調，甚至有些尖銳的金屬碰撞聲——那是母親所在的工廠在元旦夜裡趕工。她說，節日加班有三倍工資，剪一個線頭雖只有幾分錢，但積少成多，就能給孫女買件羽絨服。

我閉上眼，商場的喧囂遠去，取而代之的是白熾燈下母親微微佝僂的背影。那雙被線頭勒出深痕、甚至有些變形的手掌，正機械地重複著分剪與拉扯。幾十公里外的電子廠裡，弟弟和妹夫或許也正俯身於冷冰冰的流水線，藍色的工裝被汗水浸透，又被冷風吹乾，鹽漬在他們的衣服上結出白花花的印記。

一種奇妙的錯位感倏然漫過心頭。商場的燈火越是璀璨，那些藍色的身影就越清晰。我們在這裡揮霍的每一分快樂，似乎都能在遙遠的工業區，找到一份對應的躬身與堅守。女兒舉著玩偶向我炫耀，

那柔軟的絨毛、細密的針腳，會不會也曾經過一雙像母親那樣粗糙卻慈愛的手？辭舊迎新之際，繁華是城市披在肩頭的錦衣，而這些隱沒在流水線深處的辛勞，才是撐起這一襲錦繡的筋骨。

我沒有將這份沉鬱傳給女兒。依舊陪著她在商場貨架間穿梭，只是在刷卡付款時，指尖的動作比往常鄭重了許多。我知道，這每一筆消費的數字裡，不僅疊著我在寫字樓裡伏案的日夜，更藏著親人們在工廠、在菜園、在無數個微小零件裡，悄然磨掉的青春。

走出商場時，寒意撲面，夜色更濃。街頭的霓虹燈與遠方工業區的星火連成一片，像一條流動的銀河，溫柔地撫摸著城市的肌理。我對著手機，輕聲發去語音：「媽，眼藥水買好了，別熬太晚。忙完這陣，咱全家守在一起吃熱乎飯。」那一刻，風裡的冷意似乎散去了。我心裡暗自想到，新年最好的期許，並非那些虛無縹渺的運氣，而是這些托舉起萬家燈火的手掌，在辛勞了一年後，都能在彼此的牽掛中，握住一份踏實的、升騰著煙火氣的溫暖。

同府寄語

王瑩

這個世界確實是一個巨大的舞台，每個人都是表演者，過程中或許會有迷茫膽怯與頹廢，但這些狀態不應長久存在。

作為這個舞台的表演者，我們每個人都是主角，這是毋庸置疑的。可能有人會說我這是心靈雞湯，其實不然，我曾有幸與朋友談論過這個話題，他給我的回答是：「我們只是在規定好的賽道上走，哪有自由，不過是按照既定的軌道過完這一生罷了。」當時的我聽到這句話，就感覺他很消極，且不夠有活力，我還急切地向他描述了我的觀點，但結果不盡人意。如今再回想，我並不會再純粹的認為當時他的觀點是消極的，畢竟我也會有過這樣的念頭，甚至在現在偶爾也會有。

人是不斷地成長的，包括思想與認識，會隨著他的自身的閱歷與知識儲備的增加而更加的成熟，就比如現在的我會嘗試深挖他出現這種思想的緣由，也會對照我自身的情況去尋找出現這類情緒或思想的根源，而無一例外的，是我們對這個舞台的表演出現了迷茫，是不知道該怎麼去表演才能夠完美，是做不到讓每個人都鼓掌，是結果並未達到自己心裡的預期，從而產生了膽怯心理，會不斷的退縮甚至頹廢，最後有可能會一蹶不振，成為自己最不願看到的樣子。其實，我們要知道，沒有一個舞台是完美的，也沒有任何一個舞台能夠做到讓所有人都心甘情願的去鼓掌，我們最終要走的路是由我們自己決定的，是由我們現在的每一個決定或行為去成就的，或許我們最終走的路有其他人的因素存在，但是，這其中必定有我們自身思考或做過選擇的痕跡，所以，追根究底，我們最終要成為的樣子是掌握在我們自己的手裡，從來都不在與他人的言語中，要做選擇的只有我們自己，因此，我們是自由的，我們並不是被禁錮在某個軌道上。

舞台要如何表演，要如何裝扮，都是由我們自己決定的，沒有人有權利對我們的舞台如何表演去評頭論足，他們可以是建議，可以是忠告，但唯獨不能是貶低甚至其他。

在表演過程中，我們可以有迷茫、膽怯、退縮、頹廢，但是，它們不應該一直在我們身上停留，它們應該是暫時的，也只能是暫時的，因為，這個舞台是為我們而設的，它因我們的存在而存在，也會因我們的綻放而絢爛多彩，所以，我們有義務讓它始終鮮活又閃耀。

中國作家作品選粹

专栏主编：宓月

623期

我的視覺世界（組章）



白炳安，廣東作家協會會員。已在《詩刊》《詩選刊》《詩潮》《散文詩》《詩歌月刊》《作品》《綠風》《星星》等發表作品。散文詩集《詩意肇慶》榮登2016年中國散文詩排行榜。曾獲《星星》詩刊主辦的首屆「蘇東坡杯」全國散文詩大獎賽二等獎。著有散文詩集與詩集多部。

我開墾的山地

我開墾的山地接受了春風的進言：「寧肯錯栽種子，決不長出石頭」。見了陽光就彎腰的豆角，從不訴說雨打的遭遇，歡愉藏于緘默的內部，幾壟句子，有青蔥的形態。

在春天，和我在一起的植物，每天都與時光打招呼，低于樹木的心情，伴隨著陽光的身影，寫出從未被夜晚認可的語言。

你踏青而來，看到植物的山地溢出芳香，有一隻蜜蜂的唱頌，是不是覺得芬芳和甜蜜，你都無法捨去？

隱忍

那粒種子隱忍在泥土中。被雷雨租下的大地水汪汪。

一個受盡泡浸的靈魂，暫時靜止萌發的念想。受壓下的草木心，沒有屈服于環境的惡劣，緊擁泥土，聆聽自己孤單的跳動，臥聽流淌的水聲遠去。

積蓄力量，掀開那一層苦難，一粒種子從左擠右逼的縫隙探出頭，陽光恰到好處，照亮了一張嫩綠的臉。隱忍的身體不再掖著成長的心思：抽枝生葉，有葳蕤的茁壯，成為樹，開出花，用一縷花香抵達春天。

夏日草地的事物

夏日的草地冒出一叢熱辣，經陽光曬出詩意來，這些低處的事物，不用語言表達正午炎熱，只是以暫時的萎縮性收斂在緘默中，盼望雨的觸摸。

當我走過草地，腳底感受到一株草乾渴的表情，我想化為水滴，給予它一絲的滋潤。

蟬鳴猶似掛在樹上的播音器

蟬鳴猶似掛在樹上的播音器，有70的音量分貝，路過的耳朵錯認為午間的喧囂。

聲音瞬間下成的雨點，密密麻麻，無法把我的白髮染黑，沒有文字記敘的夏日宣言，由蟬們宣讀，像時鐘撞到我的諦聽。

時光倒流，倒回遙遠的出生地，長竹竿上的粘膠，冷不丁粘到一聲嘶鳴，虧獲，得意，打破了枝葉上的靜止。

才過幾天，還未聽夠一個歌手的演唱，聲帶突然瘡啞，意味著蟬聲失去。

趁著正午在播放陽光，我要把陽光的影片定格到現在，看清蟬趴在樹上的身形，看到薄如蟬翼的事物被折損，頭髮白得發呆。

我的視覺世界

沿途的風景由目光交給腳步轉述，事物一直在陡峭中沉默寡言。從草木的視野，我被曲解為一棵站立的樹，沉醉於風聲構成松

濤的文案。

我的視覺裡，山有遠近高低，人有三教九流。

同在一棵樹上的鳥，分出黑白，分出疏密。

那走過的石板路，分出層次，青苔在石板上也長出了級別：青綠、黃綠、深綠。

站在幾百級的石階上，我依然渺小；

站在山頂上，我依然高不過一座山。

山外有山，人外有人。

一條河

一條河這麼粗壯，卻被冬天用百里寒流捆綁起來，慢慢的露出冰痕。河被卡住，張不開嘴叫，像死去一樣，躺在一個冰凍了三尺的地方沉睡。

有人伸出腳，踢了幾下，也踢不動一條被凍僵的河，踩不破透明的鏡面。

只有春天派出的使者為這條河鬆綁，吹了很多急救的春風，河才慢慢的開復騰挪，活過來，到野心夠不著的地方去奔跑。

我不再迷戀天空

曾經嚮往天空之城，城牆由雲朵砌築，居住著嫦娥，放養著飛鳥，偶爾有飛船出沒，是展覽飛機的好地方。

仙蹤的傳說與事物的誘惑性，吸引一個好奇的探索者，發現海市蜃樓，而蜃樓只飽眼福。

雨的形式，淋浴一樣向植物灑下一些清涼，轉身，去擁抱一條大河。

雲的浮力承擔不了世間的負重，聽從風的調演，表演一群可有可無的羊，被閃電的鞭子趕走。

過去了這麼多年，有時天空是藍色的，更多是蒼茫：雲湧霧繞。頭上的光，只是太

道具

從高處而來，是他；從低處而來，是你。

你拿著公文包，為他跑前跑後。當他一路視察沿途的風景，他成了風景裡最核心的部分，而你卻成了路邊的看客。

有這麼一刻，雨突然而下，你迅速反應，像變戲法一樣變出一把傘，為他遮擋雨水。

當雨止，送行的車子遠去，沿途需要的，只是風和日麗，不再需要出現形形色色的人，你才回到辦公室，變成他手裡的筆。

樹高高在上。

爬上去，樹矮在腳下。

被踩在腳下的樹，長出的枝葉，遮擋了一個人的腿，卻將陽光曝露在梢頭。

爬上樹，看到樹的拳頭砸空了。

天空還是那麼高遠。

新長出的小果子，被風一口一口的吃。

爬上樹，不是搗鼓鳥巢，只想看看秋天的蕭瑟，有無隱于葉色；

在諸事不順的世俗，有無雞毛變成令箭射到樹頂。

爬上去，見樹葉有塵埃落定，見樹樺被風砍出古怪的傷口。

一棵樹，在腳的反覆踩踏事件裡，高度不變，但被矮化于目光之下。